

红星路 101 号

文 / 燕 苌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金奖

天空湛蓝，云层很厚，草木葱茏，但是并不炎热。其实立秋多日了，早晚就能感知到秋日渐凉的意思。人们把立秋到秋分这段时间，称为“长夏”，但是，我感知到了秋。或许是因为我到了一定年纪的缘故，人到三十，犹如节令立秋。正好，我也立秋了。回头是春夏，往后是秋冬。昨日繁花似锦，明天霜华满地。

处于“长夏”的我，在高楼林立的深圳，白天带着便当挤在通往南山的地铁，开始一天的忙碌；晚上踏着暮色，步履匆匆回家拥抱我的小女孩。她还那么小，是春天里团团簇簇的花丛中最娇嫩的那一朵，初升的太阳把粉红给了她，她张开双手就能摸到阳光温暖的触角。拥抱她，我告诉自己向前走，莫回头。可是我，还是回头看了看，看看这些年走过的路，那条走最多的路叫红星路。

有个前辈曾经对我说过“红星路101号”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目。多少次我写下这个题目，却不敢虚构一个字。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年，红星路反反复复走了无数遍，这里的人和事都是我熟悉的，倾注了我很多的情感。似乎虚构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对我十年青春岁月的不负责任。

红星路，红绿灯多，一路走过来，十字路口蜘蛛网一般交叉。酒店也多，一排一排大大小小的酒店，每天都可以看到婚车，不是停在这家门口就是停在那家门口。有发廊，里面坐着一排排穿着素白裙子的女人笑得暧昧不清。有菜市场，那是我下班后最经常去的地方，每天和一些大婶一起讨价还价，她们以为我还是个学生，经常笑问我：“是母亲给的钱不够

吗？这么爱讲价的。”我就笑。有书店咖啡店，里面的人最让人舒服。有服装店、窗帘店、手机店、饰品店、早餐店、水果店、中介公司、装修公司……有别墅区、高档小区、农民房……

红星路新新旧旧，店面前面一排看着高大上，店面后面隐藏着的却是脏乱差。就像进城的村妇换上了新衣服却还来不及洗掉脚上的泥土就被推着向前。而这一股推力来自何方，我不得而知。我一边艳羡城里的新鲜一边抗拒这份脏乱不堪。这复杂的心路历程让我对这个城市的情感有些飘忽不定，爱不是，恨也不是。

这样的情感延伸到我的工作中。外人看来，我有了一份看起来很体面的工作。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报社，外在的我告别了那透着苦寒的黄土，可那根深蒂固的乡土记忆从未在我的心中消亡。每次路过长势茂盛的草地，我就会想要是把我家的老黄牛牵来吃草一定能吃好饱；比如看到戴帽子进楼的时尚达人，我就会很焦虑，因为我的祖母告诉过我戴帽子进屋老鼠会变多；比如下雨天我会猛地跳起来欲去找接漏雨的脸盆；比如吃自助餐我总是一开始就用地瓜香芋把自己的肚子喂得鼓鼓胀胀……

颠沛流离的出租屋生活

是的，我的工作看起来体面，可是刚刚工作之初，薪资很微薄，不包吃不包住。尽管如此，我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家里开销、还债、供弟弟读书……一点点加剧了我的贫困。于是我喜欢“贪便宜”，喜欢租住房租低的地方。在那有些灰暗与破败的出租屋里，枕着梦想入眠。

梦想遥不可及，现实却冷如冬寒。说到底，我是一个在人间烟火中行走的世俗女子。怕穷，怕那种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的日子；怕苦，怕沉重的负担下那被眼泪模糊的前路漫漫；怕黑，怕四周都安静星星都隐藏了踪迹却盼不到黎明……多少次，我在这里，感受着爱与恨，忧伤与感动，卑微与倔强……

那些年，我有过无数次搬家的经历。从红星东路搬到红星西路，从大同路搬到建设大道，从四伙记搬到昌盛街，从金钩湾搬到火车站……市区离家乡不远，不用两个钟的车程就可以抵达。可是我总是有一种在家门口流浪的挫败感。搬家的理由五花八门，那一幕幕常常像电影回放般不经意

间在我的脑海掠过：

那次是在大同路，那是一条美食街，一楼二楼做饮食，我租住在六楼，房子很旧，没有电梯后面开个通道让租客上去。楼下厨余散发着一股又一股难闻的气味，我每天都踩着油腻腻的过道走在暗黑的楼道上楼。屋子里总是有很多蟑螂，睡觉前拿“神奇药笔”在地上一画，第二天就有四五十只大大小小的蟑螂尸体散落在各个地方，有些触目惊心，有的还在扑腾着翅膀，做垂死的挣扎。更恐怖的是有一次在冲凉房，一只硕大的老鼠躲在煤气瓶后面，看到我进来吓得乱窜。我和老鼠一起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四目相对，相看两厌，渴望逃跑，它逃到门边又出不去，我又没有勇气推开那扇门……与老鼠对峙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最后我没有办法，迅速打开门，老鼠和我比赛着逃了出去，而我再也不想呆在这个地方。

记忆不经意间切换到红星路某酒店后面的民房，对门住着一个美艳的女人，每天化很浓的妆，脚踩高跟鞋，走路婀娜多姿。她总是很晚才回来，高跟鞋撞击地板的声音总是把我吵醒。有时候半夜三更会有醉汉对着她喊，她急急忙忙冲下楼去试图阻止这些荒唐。我蒙住头，被吵得心烦意乱。我们每次在楼道遇见，她总是对我仓促一笑，有些讨好。我来不及反应她就又匆匆忙忙走在了前面，似乎很怕我会和她说些什么，而我什么都没有说过，可以好好的，谁愿意这么落魄？

夜很黑，一点一点吃掉窗户。我的房门被敲了半个钟，那“咚咚”的声响像铁锤，一下一下落在我身上，我在恐惧中落下泪来。对门的女人终于开门，破口大骂：“神经病啊，哪个门都记不清楚。没事了啊……”我知道最后一句话是对着里屋瑟瑟发抖的我说的。第二天出门，看见她就坐在门口的楼道上，等我。穿着素衣长裙，长发披肩，笑得很温婉，像个圣洁的女生。

“那个……昨晚，很对不起。”

“嗯，没事了。”

“要不，你搬走吧？这里太乱了。”

“哪天生活好些了，不要做这个吧？”

她说好，眼睛红了。我搬走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刹那间，记忆将我带回火车站旁靠近金钩湾的地方，听说那曾经有个

火葬场。每次路过火葬场旧址，我就有一种背后凉飕飕的错觉。路灯、树木、广告牌、霓虹灯……影影绰绰，在我丰富的想象中迷离又恐怖。

这里也很乱，半夜三更可以听到有人唱国歌。有时，楼下一些人拿着大刀追着砍，我站在破旧的玻璃窗前，恐惧地看着他们，不敢去上班。直到警车响起，人群散去，我忍着恶心与惧怕从一摊又一摊腥臭的血中跨过。

有一次，老家有个小侄女被开水烫伤。我去医院看她，晚上八点回来，门被撬开，屋里一团乱。唯一值钱的电脑被盗。还有十几本手写的日记本，因为放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里，也被盗。想不通的是我的菜刀被放在床上，这把横在床上的刀子让我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中。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一些高清的噩梦，做那种叫“鬼压身”的梦。梦中的场景特别清晰，似乎可以非常清楚感觉到周围的风和蚊帐轻轻摇动，甚至可以听见楼下汽车的声音。感觉有人拿着刀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掐着我的脖子。我拼命想要醒来，就是醒不来。一番挣扎后，醒来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哭着打电话给母亲。母亲一边焦急，一边安慰。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上班去了。中午12点下班，母亲一个人在我出租房的楼下蹲着，等我。就是一个农村大妈，穿着很土的衣服，畏畏缩缩地蹲在小巷子里，着急地看着来往的人。母亲眼睛从小被蜜蜂蜇坏了，看不清。但是对声音特别敏感，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开心地往我这个方向看，喊了我一声。

我能想象她找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有多艰难，忍不住对她一阵嚷嚷，“谁让你来的啊？你看不清一个人过来干吗？来了又不给我打电话。”

“找份工不容易，你刚上班没有多久，不想打扰你。”

我的心一酸，要哭要哭的。

“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的，连个人说话都没有。”母亲说着说着居然要哭出来的样子。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是该心疼她还是难过自己这么大了还老是让她那么操心。

农村人比较迷信，母亲觉得我这样做噩梦是因为被某个“鬼”给跟上了（后来我百度过，这是由于压力过大导致一种睡眠瘫痪的症状），给我带了桃核，狗牙，还有一个铜制的小铃铛，说这些都可以辟邪。桃核和狗

牙放在枕头里，小铃铛随身带，这样就不会做噩梦了。我知道这是关心，就是在以后所有噩梦醒来的夜晚再也没有告诉过她，她终于比较放心我。

一个单亲女孩的愿望

“那个你采访过的小女孩，和她妈妈前几天来了我们家。”母亲给我电话。

“嗯，我知道，那天她们给我电话了，我没有时间回来。你们聊了多久？”

“她们买了很多水果过来，也聊了很久。我给小孩子包了个红包，她不拿。她说，‘奶奶，我过年再来领红包。’非常懂事的孩子。”我的眼前就这样浮现那个穿着妈妈用旧衣服改造的漂亮裙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眨着大眼睛说话的样子。

“嗯，她是很懂事的。她说将来我要是不能有小孩，她就做我的女儿。”母亲没有说话。

虽然那些日子我的生活总是颠沛流离，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渐渐有了新的机遇，也有了新的苦恼。“亲亲我的宝贝”栏目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少人写稿，只好自己“赤膊上阵”。还记得采访那天，我们约小女孩kiki和她妈妈一起吃饭了。后来一起逛街。路过儿童乐园，她快乐地奔跑。也会在自己喜欢的玩具面前停留，我也曾和她一样，在漂亮的橱窗面前停留。我对她说，“姐姐一直想要个妹妹，送个小礼物给你好吗？”她眼睛亮了亮了，突然又黯淡了下来。“太贵了，我不要。”她妈妈告诉我，kiki是从来不会要求买玩具的，买东西的时候也会讨价还价，很体贴。礼物最后也是没有买，就这样一起聊了一个下午。说到她爸爸的时候，她说，“我母亲还单身。”然后就沉默了。

她妈妈面露难色，然后就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关于爱情的开始，通常都是完美的。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么相信的时候，总是会有个人出现，不早不晚不偏不斜地出现。也许每个女人都期待过心上人驾着七彩虹来接她，只是，后来的日子，就不一定是和期待的一样的。

如果说没有爱情，那也不对。只是他们心平气和，百般无奈地交谈过

后还是分开了。

那时候，他们结婚很多年了，她一直没有怀上宝宝。这个问题，怎么说好呢？那时候，公公婆婆，三姑六婆……各种奚落，各种难听的话，指桑骂槐……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也流泪了。我说，我懂。她说我不懂。我说我真的懂。在中国，一个女人的最高成就不是嫁一个男人，而是生一个男人……有些压力，有些委屈是真的难以承受的，他们还是离婚了。她说不拖累他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我就特别难过，简直就像针扎一样。

现实，真的太多类似小说的故事，多得我都以为是假的了。

办了离婚证以后，她却发现自己怀孕3个月了，因为瘦，不显怀，所以婆家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找回孩子的爸爸呢？”

“那时候他们多难听的话都说，而且都离婚了，那些委屈不想再承受了。”

“那为什么不给孩子重新找个爸爸呢？”

“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找个对我们好的人哪里那么容易。条件好的肯定要求高，条件不好的，我也不想孩子跟着我受苦。”

“嗯，现在的苦总是会熬过去的。”

“有孩子在身边，多少的苦都值得。”

小女孩一直默默地听着，突然对我说，“姐姐，我不会让妈妈吃苦的，待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去兼职教小朋友跳舞，赚学费。”我没有说什么，就抱了抱她。

我感到很忧伤，为她们，也为自己。我说我也很想有个孩子，可是一直有不了，我恐怕也会这样最后一个人过。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燕茈姐姐，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平安幸福的。”再往后的许多不如意的日子，我常常想起这个小女孩，想起她说的那些暖洋洋的话。

分手的时候，她对我说，“燕茈姐姐，你一定要来看我哦，18路公交车就可以到的，我去公交车站接你。”

“好，我一定会去的。”

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这个小女孩，她能说会道，唱歌跳舞都很棒，成

绩也很优秀。刚刚学舞蹈的时候压腿压得眼泪哗啦啦的，也还是乖乖去上课。还对心疼自己的妈妈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一年春节，我有去她们家，kiki早早就来到公交站牌等我。

出租房没有电视，没有家具。所有的家具都是简易的。但是有个大厅，铺着地毯，那是kiki练舞用的。厅的另外一半放着小桌子，和一些小杂物。小桌子就是餐桌。

我说我喜欢吃鸡蛋，所以小女孩的妈妈也做了鸡蛋。

我们三个人吃了非常愉快的一顿晚餐。她时不时跟我抢鸡蛋吃，后来她邀我去她家的时候，我就逗她，“我不去了，你会和我抢鸡蛋的。”

“姐姐，我错了，我不和你抢鸡蛋了。”

听到这句话的刹那，我的心微微疼。

那天她还带我去看她的房间，看她的备忘录，看她读的书，看她的心愿墙……满满一墙的心愿，用心形的便利贴写好贴着。

“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我要成为舞蹈老师。”

“我想找到我爸爸。”

“我想知道我爸爸有没有想我。”……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情。

她叫我也把自己的心愿写下来，贴在墙上。我说好。

她给我撕了一页，我写了几个。她说如果写不下就再写一张。写好以后，她认真地贴在墙上，告诉我，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说来也巧，她外公外婆就住在我们家同一个小区。于是我们又多了个约定，有时间一起回娘家，一起串门。

不久，她们便来了我家，和我母亲聊了起来。

再后来，由于工作忙，还有其他琐琐碎碎的烦心事，就比较少和她们聊。前几天，她们知道我没空，自己过去了我母亲那。

我母亲，又给我复述那个故事，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妈妈说得更加详细。她说，kiki的妈妈都好久没有买过衣服了，为了她够有读书的学费，能过得好一些……

那个故事，我母亲也懂。因为她结婚8年后才生的我。

两个有相同命运的人，承受过相同委屈的人，一起说着那些艰难的往

事。

其实，我也懂。那时候我已经结婚很多年，我的小女孩也还没有出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将所有不安与委屈深深藏在心里，连同那些失眠的夜和湿了枕头的泪一起被深藏……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高清的梦。梦见在儿童公园，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在她爸爸的怀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看见我来了，跳到地上，朝我跑过来：“姐姐，我们都会平安幸福的。”脸上挂着笑，那是安琪儿的微笑。

那些难忘温情脉脉

只要咬着牙坚持，或许转变就在前方等你。

那十年，我是在红星路101号六楼的办公格度过的。有时会认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但后来做了几年的副刊编辑。那时我铆足了劲，几乎每天都和文学爱好者打交道。那些专注向上的人，那些让我触动的事，给了我无尽的动力。

我是在同事写的报道中认识江伟的，那时候他在宣传自己的第二本书《蝼蚁》，照片上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歪着头，戴着帽子，对着镜头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6年，17岁的他走在路上不幸被歹徒砍成重伤，在医院整整昏迷了81天，几成“植物人”，不能直立行走，不能言语。后来虽然慢慢康复，唯一能动的只有左手。他试着用左手拿东西，试着自己握着牙刷刷牙，使用电脑时，靠着一根小木棍去操作……他就这样完成了三部小说。

他只给我投过一篇稿子，排版格式很乱，标点符号也很乱……我很细心地帮他调整了。他写道：“小鸟被关在笼子，鱼儿被困在鱼缸，它们和我一样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关着我的不是笼子，困住我的也不是鱼缸，让我失去了自由的罪魁祸首是可恶的伤病。”

他的新书《飓蝶》发布的时候，发信息给我：“我的新书发布会，姐姐一定要来啊。”

我说好。他说，“把你的书带来，我是翻书困难户，但我会收藏好将

来给我的孩子们看，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

如果不是那场飞来横祸，结婚生子对他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事，他成绩极好，美术书法尤为出色，曾获得2002年全国中小学生优秀美术书法大赛特等奖。他曾经发信息和我说过：“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后要做书法家，对于画画也很有天赋，还有一个动漫梦，很遗憾，现在写不了了，也画不了了，但我不会放弃……”我看着他信息，心里酸酸涩涩的，很不是滋味。生命中遇见好多艰难，他从未放弃。

我常常在朋友圈尽我的绵薄之力为他吆喝，希望有人懂他的坚持与不容易，希望有人买他的书，读他的书，希望他能够早日站起来，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是幸运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打动了我那本来已经渐趋冷淡的内心，又给了我再次出发的精神动力。

某日上午，有个老人家拿着A4纸的书稿过来找我。我的办公室在6楼，没有电梯，看着老人家气喘吁吁的样子，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还是被深深感动了。老人把稿子递给我，叫我认真看，我顺着他的意思一边看，一边听他讲他写的故事。认真的样子，让人不忍心打断。一会，他终于讲完了，我问他有没有电子版，他说有。于是我说：“麻烦老师回去后给我个电子版咯。”他说好，又在A4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地址。然后就急匆匆地往楼下走去……

大约一个钟后，我就收到了老人家的电子稿。次日见报，我看到地址是和我同一个小区，当天下班后，我就带回去。当时是他夫人开的门，我把报纸递给她之后，寒暄几句就赶回去做饭了。后来，也把这件事给忘了。

不久，有个人给我邮箱留言，然后给我传了上次那个老人家的稿子。他告诉我，“那天一个老人家撞到我办公室来叫我帮忙打字……”

“哦，你们不认识的？”

“不认识，我看他那么老，到处找人打电子稿，就帮了一下。”

“那估计他以后会经常找你打字……”

“没事，我们也有老的一天……”

那言语间，有理解、有包容、有悲悯……我才知道，那天老人家本来

没有电子稿，这给我的工作增添多了一份人情味。

有个朋友也曾给过我一篇稿子，是他堂哥在重病期间口述了一篇文章。朋友说，“估计时日无多，想留个念想。”我当时很震撼，关于文字，有的人有很深的执念，至死不渝。

我认真地读了这篇稿子，文字朴实，感情真挚，让人动容。“有了妻子和子女们的悉心照顾，虽然无时无刻不被病痛折磨着，但我觉得自己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哟，生活这么美好，我还要活下去，我绝不能倒下，我还要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出来时送孙女去学校，我还要在傍晚最后一抹夕阳下陪妻子去散步……”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人说着“生活是多么美好”。这让我这种常常感叹生活艰辛、甚至有些垂头丧气的人多么无地自容。想起《穆斯林的葬礼》有句话：“真羡慕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可能这也是朋友堂哥内心的独白。

我以最快的速度安排这篇稿子上版，甚至非常担心他等不到文章见报的那天，这将会成为我工作以来最遗憾的一件事。文章见报后，朋友寄了报纸回去，跟我说他堂哥很开心，这让我有些许欣慰之感。

2个月后，朋友问我那篇文章见报是哪一天，他想再找一份报纸给自己的父亲。他父亲说想看看侄子生病的这2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发了网页链接给他。再过几天，朋友告诉我他堂哥去世了，走得很安详，感谢我帮他实现最后的愿望。朋友就这样隔着网络看似平静地告诉我一个生命的无声谢幕。前几天还说要找有发表他文章的报纸，这几天说走就走了，生活还是剥蚀掉了许多期待。我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感觉，有些难过。一阵唏嘘，一阵茫然。

也许是因为这些故事，我更加热爱我的工作，热爱这无处不在的温情脉脉，这些小故事串起来，仿佛就是人生。

后会有期，我很好勿念

尊敬的领导：

值报社用人之际，不期辞职，实属不敬，深感愧疚！

余自幼酷爱文学，幸得领导厚爱，予以知遇之礼，得以成全，从事所爱之事，感激涕零之际，无物感恩。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余以凡才，承蒙殊遇。得以与诸位贤德共事，荣幸之至。

余历经十载，兢兢业业，竭力而为，以图报效。

今逢家事繁多，工作易分心，常添麻烦。思于此，惭惭然不知所措。思之再三，万般不舍。

然决意就此辞去，愿终生莫逆，他日江湖相见，如能效力，定将义不容辞。

悔之凄凄将别，憾之切切离去！

吾意至斯，乞与朱批。

恭祝各贤德一帆风顺，诸事如意。

敬礼！

凄凄切切，笔未落，泪双行。

短短几句话，居然写出失恋般的心痛感。

就像谈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恋爱，最后不得不说分手。十年前，翻开老版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认认真真看了一遍。五年前，我又认真地看了一遍《新编辑部的故事》。再看，已是剧中人。

坦白说，这么多年对报社也不是没有过小情绪，比如被抓到错别字挨批评罚单贴到楼梯口的时候，比如一天来来回回在没有电梯的六楼跑上跑下送样报的时候……可是更多时候，我是感恩的。

报社给了许多机会我去学习，去成长。

《东江》文学副刊复刊时，领导亲自带我去找作协的前辈，请他们给予我指点。所有和文学相关的活动，领导批假都是非常开心。所以去采风、去参加文联活动、去培训、去参加省作代会……16年和17年，因为特殊情况，领导整整给我批了一年的假。

第一次出书，出版社只给十本，报社买了100本送我的同事……

曾经，我是一只铆足了劲渴望飞翔的燕子，也曾穿过茫茫人海，也曾淋湿了翅膀，也曾跌落在地，却从没忘记，坚持和努力。

现在，我有了我的小女孩，我爱她，胜过我自己。

在所有的十字路口，我闭上眼睛都是会选择朝着她走去。

不在她身边的日子，我不能和她视频，不能和她说话。平时和爷爷奶奶一起好好的，但是看见我的照片或者听到我的声音会突然一愣，然后委

屈大哭。周末去看她，多少次见她坐在小凳子上安静，看见我扑过来，傻笑，要抱抱。

“我的小女孩，有没有很乖？有没有想妈妈？”她紧紧地抱着我，笑得像春天。

直到又回去上班，偷偷溜走。等她回过神来，翻箱倒柜到处找妈妈，有时候也会钻到床底下，以为妈妈躲了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到很难过。如果不能落实到实处，再多的爱都是空谈。

那天，女儿从凳子上跳下来，磕到桌子上，牙齿把下巴凿了个洞，我心疼到心碎。也就在那一天，我递交了辞职信。

焦虑的时候，母亲对我说，“你想陪在女儿身边，你就去吧，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以后离你远了，我会很不习惯。”

瞬间泪目。

我知道我要奔赴的，却忽略了将要远离的。母爱，也是往下的。

纠结了很久，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辞职，编辑部的同事们关切地问一句：“为什么呀？”

“记得你说过你喜欢这份工作……”

突然哽咽回答不上来，眼泪落在键盘上。十年，感动的事情随手一抓一大把，说什么都显得矫情。

然后陆陆续续收到同事们的信息，平时没有串部门的习惯，和大家都很少聊天。但是发来的都是关切的信息，表达不舍。

我和所有人都说，是为了孩子。然而真的只是这样的吗？

随着互联网与自媒体的繁荣与壮大，传统媒体受到极大的冲击。时不时就有报纸停刊，说什么：“再见，再也不见。”“今日告别，不诉离殇。”一字一句，如警钟不断地敲。我爱我的工作，我感恩这里遇见的人，可是我还是感受到了这种苦苦挣扎的难，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时时刻刻压着人喘不过气来。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敏感容易焦虑的人，我很恐惧那天的到来，报社停刊，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何去何从，我害怕看着四下散去的人群，我会难过一辈子。

我从工作生活了十年的河源抽离，仓皇而逃。女儿成了我逃避的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也在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离开？为什么我那

么爱这座城市，我却待不下去？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我的工作，我却留不下来？

离开之前，悄悄地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做纪念。“编辑部”三个字特别明显，我办公桌上绿萝的叶子又长了几片，蓝色妖姬放了几个月，很快就要扔了。我的内心居然很平和，和之前判若两人。犹豫不决的过程中是最痛苦的，一旦决定了，反而安静了，朝着决定的方向走就是了。

编辑部的人还没有下班，大家依旧有说有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段话：“孤独这两个字拆开看，有小孩，有水果，有走兽，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但热闹是别人的，不是你的。”然后，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很茫然，不知道明天雨会不会停，天空会不会放晴。

安东尼说，“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此时，唯有感恩过往，感恩激励我前进的人；期待未来，期待温暖和希望。

时间的巨轮轰隆隆地碾过青春碾过过往碾过欢乐的小溪水……偶尔，我说偶尔，我也会路过红星路101号，路过皇庭大酒店，路过红姨早餐店，路过光明书店，路过茶山公园……想起那年荷风微摆，那个白衣飘飘的女孩，躲在破败的出租屋内亲笔写下未来。十年，如昨天，亦如隔世。

发表于《美文》（2021年12月上半月）